

第九章

教育與文化

壹、教育

一、教育發展簡史

「十月革命」成功後，布爾什維克對掃除境內文盲頒布一連串措施。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廿六日發布「關於掃除俄羅斯聯邦居民中文盲的法令」；一九二〇年並成立了全俄掃除文盲特別委員會，在全國各地開辦成人學校；一九二三年成立「掃盲協會」。到一九三九年，九至十九歲的居民中，識字的已占百分之八十七點七。掃除文盲的成效可謂卓越。

在國民教育方面，俄羅斯聯邦人民委員會在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間頒布了各種相關法令。包括：(1)所有學校改爲全民所有。(2)禁止私人辦學，實行免費教育和男女同校。(3)將學校與教會分離，禁止在學校中講授教義和舉行宗教儀式。(4)廢除對兒童的體罰。(5)各民族有權使用本民族語言教學。(6)制定高等學校向工人和農民的招生新規定。

三〇年代，爲了發展教育事業，聯共（布）連續發布了幾個重要決議。如一九三一年九月的「關於小學和中學」的決議；一九三二年九月發布的「關於高等學校和中等技術學校大

綱和生活制度」的決議案。

在義務教育年限方面，一九二四年開始普及四年制初等義務教育。一九三四年，聯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會決定在全國普及七年制義務教育。到一九四九年，蘇聯的城市地區已採七年制義務教育；一九五二年，在鄉村地區也基本上普及了七年制義務教育。六〇年代中期以後，蘇聯大力發展十年制學校。在一九七五年蘇共廿五大上，當局宣稱蘇聯已經完成了普及十年義務教育制。

蘇聯幾十年來的教育發展在學生人數方面增加許多（參考附表十二）。量的增加雖與質的改進不是成絕對的正比關係，但較之從前，蘇聯的教育品質仍有進步。而隨著時代的不同需求，蘇聯當局在近幾年推動了幾次大的教育改革工作。

《表十二》：完成高等與中等（完全與不完全）教育的居民人數

完成高等、中等 （完全與不完全） 教育的總人數	人數（單位：百萬）					每一千人中，10歲或以上				
	1939	1959	1970	1979	1987	1939	1959	1970	1979	1987
15.9	58.7	90.0	139.1	164.3	108	361	483	638	708	

其中														
高等教育畢業	1.2	3.8	8.3	14.8	20.8	8	23	42	68	90				
高等教育肄業	1.7	2.6	3.2	3.5			11	13	15	15				
中等特殊教育	7.9	13.4	23.5	30.9			48	68	107	133				
中等一般教育	9.9	23.4	45.1	65.4	14.7	100	61	119	207	282				
不完全中等教育	35.4	47.3	52.5	43.7			218	241	241	188				

二、教育改革

五〇年代以來，爲了適應科技發展和對人才的需求，蘇聯曾推行過幾次教育改革。一九五八年開始進行普通中學的改革，改革的重點之一是增加學生參與生產勞動的時間，要求接受八年義務教育的學生都參加生產勞動；重點之二是把義務教育年限改爲十一年。

從一九六四年至一九七四年，對中等教育的內容又進行改革。改革的目標在於提高教學品質，培養學生掌握一定的職業技能，並縮短學制，將十一年制改回一九五八年以前的十年

制。在這十年的改革中，基本上達到了教育內容現代化的要求。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蘇共中央和蘇聯部長會議通過了「關於進一步改進普通學校學生的教學、教育和勞動訓練」的決議，提出了一些新的改革措施，主要是修改教學大綱和教科書，增加勞動教學的時數，加強政治思想教育和道德教育。

一九八三年六月召開的蘇共中央全會中決定了再一次對學校體制進行改革的政策。

(一) 一九八四年普通、職業學校改革

蘇共中央在通過教育改革的決議後，一九八四年一月四日，蘇聯報紙公布了「普通、職業學校改革基本方針」草案，以供全民討論。隨後，來自各地的讀者信件、評論不斷湧進報社，對改革提出廣泛而不同的意見。然這次的改革基本上仍由蘇聯共黨主導。最後文件於一九八四年四月十日蘇共中央全會通過，並於十二日由蘇聯最高蘇維埃通過。

1. 改革的動機與目標

在實施改革的前二年，當時的蘇聯教育部副部長雅哥汀 (V. N. Yagodkin) 曾對蘇聯教育的一系列缺失進行診斷，他指出，這些缺失乃根源於蘇聯教育制度落後與現階段社會經濟發展需求之間的衝突。特別是：

(1) 十年制的中等學校原先是學生進入高等教育的預備處，現在卻是各種職種工人的主要養成所。學生完成十年教育的比例相當高，他們雖有不錯學識，但在職業技術訓練上卻乏善

可陳，他們也較缺乏創造性。因此引進較好的職業訓練與職業指導是必需的。

(2)過去幾年來，對教師的需求量增多，但他們的薪水卻沒有調升，而造成師資流失，且不易吸引足夠人才加入此一行業。教師的社會地位不高，使整個師資群與師資訓練學校中逐漸變成以女性為主。而改善工作福利與增加薪水將是改進此一現象的良方。

(3)蘇聯的年輕人一方面承受關於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理想的教導，另一方面卻沈溺於物質主義的價值觀與態度。學校在解決此一衝突上，大體而言是無能為力的。學校又不尊重青年人的特殊需求與自我發展。這類問題雖不易解決，但仍需提出對策。

(4)學校行政方面，太多的管理和控制，使個別學校與教師沒有空間去發揮其創造性，是學校教育進一步發展所面臨的另一障礙。

改革措施主要是針對這些問題而設計。

2. 主要改革措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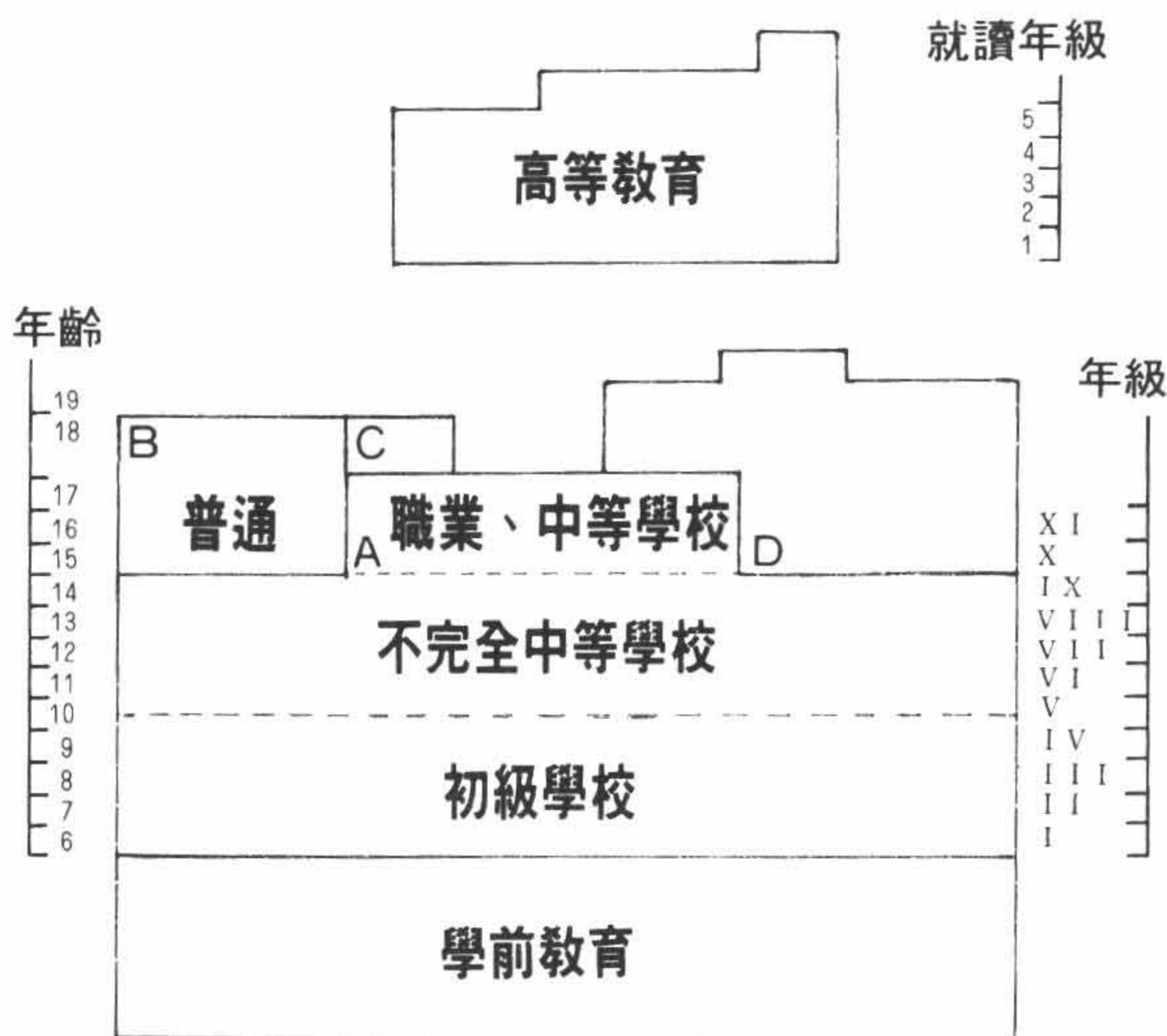
(1)發展中等職業技術教育。

一九八〇年有超過百分之四十的十年級畢業生直接進入勞動市場，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懂得如何運用特殊技術，這對需要技術純熟工人的經濟各部門而言，是一個不利的現象。因此發展中等職業、技術學校，可以解決經濟發展中各部門對熟練工人的需求問題。

一九九〇年代教育計畫的最重要目標是使已完成九年教育的、十五歲青年層的一半進入職業學校。改革的措施即是要達成這個目標。措施之一是：在普通中等學校加強工業技術教

育。而入學年齡由7歲降為6歲，使中等教育的年限得以延長一年而成為十一年。學校系統的核心成了九年的不完全中等教育，隨後再接受普通教育、或工業教育、或職業訓練。改革後的學校體系如附圖七。

《圖七》根據一九八四年教育改革計畫後的蘇聯教育體系結構圖



- A：普通學校的10，11年級
- B：中等職業、技術學校
- C：中等職業、技術學校的分部
(招收普通學校的畢業生)
- D：特殊中等學校
(招收殘障兒童)

(2) 課程改革

除了對學校體系做修改外，另外在課程方面，也加強工業技術工作的指導；在普通中等

學校的高年級則實施職業訓練。

從一至十一年級，工作指導、職業訓練的課程加上義務生產性工作；每個學期總共占去五十一個鐘頭（即平均每星期有五個鐘頭）。從前，一至十年級的工作指導，每學期只有廿四小時（即平均每星期二·五小時）。

除了增加工作、職業訓練的時數外，在所有中等學校並實施一般電腦教育，和在資訊科學上的各種補充訓練。顯示出蘇聯教育對現代化的探索。

改革後的課程分配情形，請參閱附表十三。

《表十三》：蘇聯教育部於一九八五年二月十二日公布之普通中等學校課程表

科目	每一年級每週上課時數			總時數 每週
	電腦與資訊科學概論	數學	本國語言與文學	
1	—	4	7	3 60.5 80
2	—	6	9	
3	—	6	11	
4	—	6	11	
5	—	6	11	
6	—	6	9	
7	—	6	6	
8	—	6	5	
9	—	6	5	
10	1	4/5	3	
11	2	4	3	

勞動與職業訓練	預備訓練	體育	藝術	外國語言	工業繪圖	化學	天文學	物理	生物	地理	自然研究	認識我們的環境	家庭生活倫理與心理	社會研究	蘇維埃國家與法律概論	歷史
2	—	2	2	—	—	—	—	—	—	—	—	1	—	—	—	—
2	—	2	1	—	—	—	—	—	—	—	—	1	—	—	—	—
2	—	2	1	—	—	—	—	—	—	—	1	—	—	—	—	—
2	—	2	1	—	—	—	—	—	—	—	1	—	—	—	—	—
2	—	2	1	4	—	—	—	—	—	—	1	—	—	—	—	2
2	—	2	1	3	—	—	—	—	2	2	—	—	—	—	—	2
2	—	2	1	2	1	—	—	2	2	3	—	—	—	—	—	2
3	—	2	—	2	1	3	—	2	2	2	—	—	—	—	—	2
3	—	2	—	1	—	3/2	—	3	2	2	—	—	0/1	—	1	3
4	2	2	—	1	—	2	—	4/3	1	2/1	—	—	1/0	0/2	—	4
4	2	2	—	1	—	2	1	4	1/2	—	—	—	—	2/1	—	3
28	4	22	8	14	2	9.5	1	14.5	10.5	10.5	3	2	1	2.5	1	18

工作體驗	選修課程	義務、社會有用與生產性工作	總數
—	—	—	20
—	—	1	22
—	—	1	24
—	—	1	24
10	—	2	30
10	—	2	30
10	2	2	30
16	2	3	30
16	2	3	31
20	4	4	31
—	4	4	31
	14	23	303

(3) 教師待遇與教育行政的改革

一九八二年教育人員（包括大學老師）的平均收入是一百三十七點五盧布，在收入排行上名列第十四位（一九六五年時名列第九）。因此改善教師待遇，以吸引優秀青年投入此一行業也是改革的要務。

改革方案中並著重指出要提昇教師的社會地位、權威與威信，而改善他們的物質生活自然也是計畫中的重要部分。

另外，打擊形式主義與官僚主義以增加學校行政效率也是改革的重點。

3. 改革的困難

改革的構想雖好，但仍遭遇困境。改革後的學校一方面仍需使學生獲有進入高等教育所必需的學識，另一方面它又必需提供給學生基本技術訓練，以符合勞動市場的需求，往往造

成衝突。另外，蘇聯當局也不願在十年級前採行成就測驗，以作為該名學生應進入職業學校、或繼續普通中學教育的依據。由於職業訓練學校給人的刻板印象是，程度較差的學生才會選擇進入就讀，因此申請率不高，有違當局鼓勵學生進入職訓系統就讀的原先宗旨。

在電腦教育方面，雖然從一九八九—一九〇〇學年度開始，九年級每週有一小時，十年級每週有二小時的電腦課程，但師資與電腦設備都不足。專家估計，七萬五千所的中學與職業學校約需超過百萬台的個人電腦。但到目前為止，蘇聯的工業並未能發展出適合教學目的的電腦，而進口西方的電腦又受限於政治與財政等因素。因此在電腦教學上分成了有電腦實習與沒有電腦實習的兩種上課方式。而這種沒有電腦設備的電腦教學仍將持續一段可觀的時間。

一九八六年六月廿日，蘇共中央召開特別會議以討論教育改革的進展。會中指出，頑固的行政結構與大多數教師對改革的不起勁是改革過程中的最大障礙。由此也可見，教育改革這一漫長的過程仍有許多困境待克服。

(二) 一九八六年高等教育改革

蘇共廿七大後，蘇聯於一九八六年六月一日公布「蘇共中央關於蘇聯高等和中等專業教育改革的基本方針」草案，以供全民討論。正式展開了改革高等教育的工作。

這次高等教育的改革主要是為了適應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因此改革的主要趨勢有三：
1. 結構的調整。依經濟發展的需要，對人才需求預作規劃。就四百五十種專業中，對治

金工業、石油、天然氣開發、採礦、機械製造、農業等與國民經濟發展有關鍵性作用的科目吸收人才並予以特別重視。

2. 制度上的改革，主要是針對招生與畢業後分發工作這兩方面進行革新。在招生方面，對中等學校畢業生擇優錄取；而對一些科別，如冶金、採礦、運輸、建築、農業，採取優待錄取的辦法；另外在鼓勵學生進入師範學校亦有特別辦法。在畢業生分發上，則實行服從國家分配制，在經國家分配後，必須工作三年期滿後，才能自找工作或調到其他單位。

3. 改進高等學校的教學工作，強調教學法的研究，並加強高等學校的科學研究。

這次改革的範圍包括了：新的教學方法，嚴格的教師評鑑制，新的課程，重組行政結構，給予地方院校更大自主權，以及增加學校的權力。

根據一九八七年三月蘇共中央、蘇聯部長會議通過「關於提高高等院校教學質量和改進高校畢業生分配辦法」的決議，在高等教育改革上作出系列具體規定：在一九八七—八八學年前，重新審查高等院校科系的設置；在一九八八—八九學年前，實施新的教學大綱和計畫。在具體辦法上，計有：

1. 改進教學方法，增加學生自習時間。一、三年級的學生每周在教師指導下的自習時間為十二小時，高年級為十六小時。

2. 為適應科技迅速發展的需要，高等院校有權根據自己的需要，利用十五%的教學時間教授統一的教學大綱中所沒有的內容。

3. 強調計算機的學習與使用。理工科院校學生在校期間，學習和使用計算機時間不應少於二百五十—三百小時，其他院校不應少於一百小時。到一九九〇年，建立全蘇計算機教育數據中心。

4. 加強對學生成績的考核與要求。

5. 對學生的科系選擇採取新辦法。在學生完成基礎課程後，即進行統一的成績檢查，根據成績來決定進一步學習的科目。

6. 實行高校畢業生分發補償制度。每一企業部門接收高校畢業生分發後，應對有關院校給予經濟補償。

決議中亦特別要求，應重視學生的思想教育；更新社會科學教科書內容。

在這一系列的改革中，關於學校行政改革最主要的措施是：校長由選舉產生，及學生參與學校的行政管理工作。根據一九八七年三月蘇聯通過的有關高等教育改革的文件，高等學校的校長已不再由部長任命，而是在具有廣泛代表性的會議上通過無記名投票選舉產生，任期五年。教師也實行五年一次的聘任制，學生在教師聘任與否上享有發言權。在討論安排課程、決定助學金、發展科學研究等要問題上，學生們同院長、系主任、教授一樣具有表決權。

三、現行教育制度

蘇聯目前教育體系包括：1. 學前教育；2. 一般中等教育；3. 職業技術教育；4. 高等教育。

職業技術教育又有職業技術學校和特殊中等教育之分。

1. 學前教育

學前教育機構包括托兒所、幼稚園、托兒幼稚園。蘇聯境內有十四萬五千多間的學前教育機構（一九八九年），學生人數一千七百五十萬名。但仍然不敷需求，尚有一百五十萬名兒童等待進入。

托兒所、幼稚園中的兒童分爲三級，分別是三至五歲，五至六歲，六歲。兒童在這些機構中的費用，八十%是由國家支付。

在學前教育機構中，兒童學習閱讀、畫圖、唱歌跳舞、寫字和簡易算術。

2. 一般中等教育

一般教育爲強迫性教育，共十一年，分爲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由六或七歲開始，持續三或四年。第二階段爲五年的教育，依據學生不同的才能施以不同的課程；其中十五%到八十%的課程由中央機構制定，其餘的可由教師依據自己不同的教學法與創造力去設計。第三階段是三年的教育，學生在這個階段要選定自己的主修課程——科學、人文、生物、語言等等；此時必修課目不得多於五科——本國語言文學、通史、近代史、自然科學。

一週上課六天，每堂課四十五分鐘，中間有十（二十）分鐘休息時間。一些學校正在採行

一週上課五天、每堂課四十分鐘的實驗。

學年從九月一日開始，五月結束，分爲四個學期 (term)，中間有十餘天的假日，暑假則從六月到九月。

3. 職業技術教育

職業技術教育分爲兩大類，一是職業訓練學校，一是特殊中等專業學校。

職業訓練學校 (VTS) 招收完成一般教育十年級或十一年級的學生 (或完成八年級課業者)，是技術工人的主要訓練。目前蘇聯有近七千八百所職業訓練學校，每年訓練二百五十萬名以上的技術工人。

職業訓練學校與工廠、集體農場、國營農莊訂有合同。合同中載明需要的特殊職種與人數，而由職業訓練學校加以訓練；同時也載明了企業要提供什麼樣的援助給學校，及提供學生訓練設施。

一般學校與職業訓練學校的差別乃在於：後者提供全面的職業訓練，包括約二千小時的實際工作訓練，及五百小時的一般技術與特殊職種の研習；而前者則僅有四百一十二小時的工作實習。

特殊中等專業學校包括技術學校 (工業、建築、運輸、農業、經濟等)；訓練學校 (托兒所、育幼院老師、醫事、音樂、藝術、劇院、商船人員等)。其招收對象爲完成一般教育八年級或十年級的學生。學習年限則是：完成八年級一般教育的學生爲三、四年，完成十年級教

育的則爲二～三年。

目前蘇聯有四千五百所特殊中等教育機構，學生四百四十萬人（一九八九年）。

4. 高等教育

蘇聯的高等教育機構（VUZ）包括綜合大學、多科性工學院、專科學校、以及其他按高校規則設立之教育機構。在一九八八—八九學年度，共有八百九十八所高等教育機構，學生人數五百萬。大學的修業年限爲四～六年，具有完全中學畢業（一般教育十一年級畢業）或同等學力、年齡卅五歲以下之蘇聯公民均可報考。

研究生教育則爲培養高級科學研究、教育人才。按蘇聯學制，不兼職研究生年齡不得超過卅五歲，在學二年並提出論文，經審核通過後，授予「候補科學博士」學位（或稱副博士）。而在職之研究生，年齡需在四十五歲以下始得入學，在學期限則爲四年。候補科學博士繼續從事相關研究，有一定成果後再提出論文，通過學位口試後才授予「科學博士」學位。因此，取得博士學位者多爲資深或年長的科學研究人員和學者，具有良好的學識或創見。

貳、文化

一、文學

俄羅斯文學，特別是十八和十九世紀的俄國文學在世界文壇上享有盛譽。在十九世紀俄國璀璨的文學藝術發展中，出了許多閃耀巨星。如俄國現實主義文學的奠基人、偉大詩人普希金 (A. S. Pushkin, 1799-1837)，詩人兼小說家萊蒙托夫 (M. Yu. Lermontov, 1814-1841)，小說家果戈里 (I. N. Gogol, 1829-1852)，小說家屠格涅夫 (I. S. Turgenev, 1818-1883)，小說家杜斯妥也夫斯基 (F. M. Dostoyevsky, 1821-1881)，小說家托爾斯泰 (L. Tolstoy, 1828-1910)，和著名的短篇小說家、劇作家契訶夫 (A. P. Chekhov, 1860-1904) 等。

布爾什維克掌權初期，文學仍有輝煌的發展。如較早期的小說家高爾基 (M. Gorky, 1868-1936)、象徵派詩人布洛克 (A. Blok, 1880-1921)，亞克美派 (高峰派) 詩人阿赫瑪托娃 (Anna Akhmatova, 1888-1966)，未來派詩人馬雅可夫斯基 (V. V. Mayakovsky, 1893-1930) 等，都有令人激賞的作品。事實上，在一九一七年以後，蘇聯還出了四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分別是：布寧 (Ivan Bunin 1870-1953)「農村」，一九三三年得主；巴斯特那克 (「齊瓦哥醫生」，一九五八年得主)；蕭哈洛夫 (「靜靜的頓河」，一九六五年得主)；索忍尼辛 (一九七〇年得主)。若俄裔美籍的布羅德斯基 (詩人，於一九七二年遭蘇聯驅逐出境，並已歸化

美國，一九八七年得主）也算上的話，那麼蘇聯就有五位文學獎得主了。文風可謂鼎盛。不過，在布爾什維克政權下，文學創作的自由也無可避免地遭到嚴重迫害。

（一）俄國文學的本質

俄羅斯民族在文學與政治上有基本的衝突。文學要求無限的自由，政治則要求無限的權威。而俄國文學最特別的地方乃在於它不僅是作者抒發情感的作品，且是作者用以為反映社會現象或反抗社會不公平的工具，因而形成了文學與政治的水火不容。

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的文學作品比俄國更具豐富的社會意識。在沙皇政府嚴密的檢查制度之下，作家們只有利用文學表達其社會意識與政治理念，並很巧妙地利用隱喻的筆法避開檢查官的注意。

在帝俄時期，所有有關政治或社會之論題，僅能以純文學姿態公諸於世，如作家拉吉什切夫（Radichshev, 1749-1802）寫的「從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表面上是遊記，而內容卻是對農奴制度的大肆抨擊，當時曾瞞過檢查人員的耳目，但後來該書還是被查禁，拉氏也被關進了監獄。再如屠格涅夫的「獵人日記」揭露了農奴制度下農民生活的困苦；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罪與罰」、果戈里的「死魂靈」中對當時統治階層、專橫地主的醜陋與罪惡也都毫不留情地予以揭發。因此俄國文學常與政治、社會生活結為一體而不可分割。

因為俄國文學的這種特性，使作家經常不見容於當局，遠如普希金曾遭放逐，近如巴斯

特納克鬱鬱以終，索忍尼辛遭驅逐出境，都為明例。

(二) 布爾什維克政權下的文學發展

「十月革命」不僅對俄國政治、經濟制度帶來巨大的改變，文學發展亦蒙受了無法估計的損害。

「十月革命」後，列寧就明確提出，文學要反映社會變革和人民生活，同時要與敵視俄共（布）關於文化發展路線的各種思潮進行鬥爭。一九二五年，俄共（布）中央發布了「黨在文學方面的政策」。其中指出，要細心周到地對待中間作家，使他們儘可能迅速地轉向共產主義思想方面來。俄共對作家的籠絡固然使一批作家甘心寫出歌頌蘇維埃社會光輝歷史篇章的作品，然而能秉持文學良心的作家，其下場卻是十分的悲慘。

一九一七年革命之後，有些俄國作家拒絕承認蘇維埃政權而離開俄國，如布寧、查依切夫等。那些留在俄國卻又拒絕接受布爾什維克主義的作家們則下場淒慘：詩人尼古拉·古密列夫（N. Gumilev, 1886-1921）在一九一八年被槍斃；詩人布洛克於一九二一年餓死；葉賽寧（S. A. Esenin, 1895-1925）和馬雅可夫則自殺身死。其他作家亦開始保持緘默。

在史達林統治時期，蘇聯文學毫無生趣可言。統治者要求絕對的服從，文學也不例外地必須成爲黨的附庸品。在這種時代背景下，文學家想活命只有兩條路，一是「沈默」，一是「歌頌」。直到赫魯雪夫清算史達林的「個人崇拜」，才有文藝界的「解凍」出現。然而文學的創

作仍必須反映出蘇聯社會、政治、以及經濟各方面生活的具體現象。歌頌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是免不了的內容，而作品性質則由執政的共產黨加以決定。

赫魯雪夫時期因爲貶史運動，而對文學創作的限制稍予放寬，然而他仍堅持文學是爲黨而生存的。他曾說過：「文學藝術的最崇高社會使命，就是鼓舞人民爲爭取共產主義建設的新成就而奮鬥。……遺憾的是，在文學藝術工作者中，有一些創作自由的衛士，他們希望我們對那些歪曲蘇聯社會生活的作品，不要過問，不要提出批判。某些抱有自由主義情緒的人，可能會責備說我在號召鬥爭。是的！」從這些話中不難發現，蘇聯共黨對文學創作的態度並未因領導人的更替而有大的轉變。

一九八六年六月廿四日，蘇聯作家協會舉行第八次代表大會。這次大會對未來幾年蘇共的文藝政策有重大影響。會議是在「開誠布公」、「發揚民主」的氣氛中進行的。作家們紛紛走上講台，對長期以來蘇聯當局對文學的壓制、審查制度和官僚制度提出了尖銳批評，並指出有些作品的出版受到粗暴的干涉。而新當選的作家協會主席，同時也是「新世界」月刊主編卡爾波夫（Vladimir Karpov）則在會上力陳，要求爲已故的巴斯特納克平反，修復他的鄉間住宅作爲紀念館，出版他的全集。大會並通過決議，要創造一種能夠促進文學發展的氣氛。這次會議的坦率作風與戈巴契夫的公開性政策不無關係。也正因爲後者推行的一連串改革運動，使蘇聯文學發展有了再度「解凍」的機會。

(三)文學的再度「解凍」

歷經迫害與壓制後，蘇聯的文學界終也盼到了另一次的「解凍」。這次的「解凍」表現在幾方面：(1)恢復名譽；(2)對從前被禁的作品開禁；(3)流亡作家回歸。

1. 恢復名譽

隨著三〇、四〇年代遭受史達林迫害的政治人物的平反，一些文學家的名譽也重獲肯定。

一九八八年十月，蘇共中央政治局首先撤銷了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六日聯共（布）所通過的「關於『星』與『列寧格勒』雜誌的決議」。在該項決議中曾嚴厲批評了當時著名諷刺作家佐琴科（M. M. Zoshchenko, 1895-1958，代表作有「藍書」）、阿赫瑪托娃（代表作有「哀思」詩集）等人的創作。

一九八九年五月，「塔斯社」報導指出，詩人及小說家巴斯特納克已獲得完全平反，一所以他為名的紀念博物館即將成立。巴氏的作品全集亦將出版。而稍早在同年二月，蘇聯作家協會也撤銷了其在一九五八年逐出巴斯特納克的決定，而他最廣為人知的作品「齊瓦哥醫生」亦由「新世界」月刊於一九八八年一月份開始登出。

一九八九年七月，蘇聯作家協會要求蘇聯最高蘇維埃恢復索忍尼辛的公民權，並恢復他在作家協會中的會籍。而戈巴契夫以蘇聯總統之名在一九九〇年八月簽署命令，恢復一批遭驅逐出境的蘇聯人的公民權，其中即包括了索忍尼辛。

2. 對從前被禁的作品開禁

解凍的另一現象是對那些曾遭到迫害的作家的一些被禁止出版的書籍與詩詞重新出版。

一九八六年四月，「星火」雜誌出版了被槍決的詩人尼古拉·古米列夫的詩集（他也是亞克美詩派的代表人物，該派別鼓吹為藝術而藝術的思想，又稱高峰派）。

一九八七年三月，女詩人阿赫瑪托娃的「哀思」詩集也獲得出版。在這部作品中，女詩人對史達林大整肅的暴行有嚴厲譴責，曾於一九六三年在國外發表，但從未在蘇聯以全貌出版。

一九八九年八月，「新世界」月刊開始刊載索忍尼辛「古拉格群島」(*Gulag Archipelago*)的摘錄，這項刊登是由戈巴契夫親自批准的。一九九〇年一月起並登載索氏的另一部作品「地獄第一層」(*the First Circle*)與「癌症病房」(*Cancer Ward*, 從未在蘇聯出版過)。另外，「蘇維埃俄羅斯出版社」也將出版索氏的「癌症病房」與「伊凡·丹尼索維契的一天」(*One Day in the Life of Ivan Denisovich*, 曾於一九六二年在蘇聯出版)，後者是索氏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代表作。

3. 流亡作家的回歸

鑑於蘇聯國內政治氣氛較從前開放，文學創作的空間也較大，許多流亡海外的蘇聯作家，絕大多數是被放逐的，近年來已大多回到蘇聯訪問。名家中尚未回蘇聯訪問的主要是兩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索忍尼辛與布羅得斯基。

這些在國外頗為落寞的作家一回到蘇聯，多數受到傳播媒體的注意，報導、訪問接踵而至，他們的作品也適時地出現於坊間。其受歡迎的程度與當年流亡他國前的孤寂不可同日而言。

(四) 「解凍」後的困境

開放政策誠然為文學創作帶來新契機，同樣的，這種幾十年來未曾有的創作自由也為蘇聯文壇帶來些問題。

蘇聯女小說家塔其安娜·托斯塔雅 (Tatyanna Tolstaya, 1951-) 在一次接受訪問時即表示，如何運用開放政策下的自由，是很多作家和編輯的最大挑戰。因為現在什麼題材都可以寫作了，作者就必須主動去思考創作上的問題，而不是把精力用於和各種禁忌鬥爭。在這種情形下，很多人都不知道該怎麼做了。

除了面臨如何運用自由的挑戰外，煽情與刺激的作品大量出現也是「開放」的直接結果。例如報告文學拚命挖掘社會黑暗面、妓女問題和青少年問題。新聞媒體也加入這個陣營，專門找煽動的內幕或社會問題作報導，以吸引讀者，進而增加銷售量。

二、美術、音樂、舞蹈與戲劇

如同文學一般，俄國的美術、音樂、舞蹈與戲劇也有輝煌的歷史。

(一) 美術

十八世紀彼得大帝的西化運動對俄國繪畫帶來衝擊。在傳統的聖像繪畫 (icon-painting) 外，俗世繪畫終告出現。一七五七年，皇家藝術學院成立 (Imperial Academy of Arts)。俄國最早的職業畫家，如波羅維科夫斯基 (V. Borovikovsky, 1757-1825)、列維茨基 (D. Levitsky, 1735-1822) 和羅柯托夫 (F. Rokotov, 1736-1808)，都和這個學院有密切關係。俄國在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初的畫風是西方的、古典的，深受法國、德國和義大利的影響。

一八五〇年代起，俄國的繪畫藝術變得更俄羅斯化，繪畫題材由貴族肖像、宗教插畫轉向俄羅斯的日常生活。這種轉變是由費多托夫 (Pavel Fedotov, 1815-52) 及一八六〇、八〇年代寫實主義畫家所帶來的。十九世紀後半期，寫實主義成了繪畫主流，但自一八八〇年代起，寫實主義也逐漸褪色。

十九世紀末興起的是現代主義畫風。俄國得以再度與西歐藝術中心接觸，中產階級的欣賞人口大量增加，都使藝術發展生氣蓬勃。此一時期為時約三十年，即是俄國文化的銀色時

代 (Silver Age)。

一九一七年的革命對美術有立即的影響。當時成立有視覺藝術部門，在它的贊助下，莫斯科、列寧格勒和一些大城市都成立了「國家藝術工作室」(Svomas, Free State Art Studios)。一九一〇年，莫斯科成立了「藝術文化中心」(INKHUK: Institute of Artistic Culture)。

一九二〇年代初期，俄國盛行的是構成主義 (Constructivism)。此一派別試圖在藝術中祛除個人主義與資產階級的影響，其創作材料大量使用了工業材料，如鋁、玻璃等。

一九二一年，列寧推行新經濟政策，私人藝術市場重新建立，從而鼓勵了象徵主義、表現主義 (Expressionism)、超現實主義 (Surrealism) 等藝術派別的發展，這個時期的畫家大量繪製蘇維埃的現實生活，主要題材有工廠工人、運動員、建築物等。

一九二二年共黨的統治穩固後，當局開始加強它對文化藝術的控制，個人畫展逐漸被限制、甚或取消。一九三二年，俄共(布)頒布「重建文學與藝術組織」決議。當時，文化團體皆受到壓迫，作家、藝術家、音樂家和雕塑家等被催促加入由共黨支持的唯一協會(蘇聯藝術家聯盟直至一九三九年才正式成立)，社會主義寫實主義 (Socialist realism) 也被欽定為唯一的藝術與文學風格。

社會主義寫實主義的藝術形式可說濫觴於一八六〇年代的「遊走畫展協會」(Association of Travelling Art Exhibitions)。這批畫家認為，藝術的價值只能以它作為社會武器的效能

如何來評定，而藝術的目的應該是描寫平凡的事實。因此，社會主義寫實主義的藝術家的責任乃是以「民族為形式，社會主義為內容」的藝術來捕捉蘇維埃社會中英勇、樂觀的一面。一九五七年起，蘇聯的藝術才有真正多元的發展。社會主義寫實主義逐漸失去它的龍頭地位，一些廿世紀初畫家的作品慢慢地也出現在畫廊中。與西方的接觸漸漸恢復，西方畫家的畫展也可以在莫斯科、列寧格勒舉行了。

「改造」政策推行後，廣泛的民主化與公開性使得藝術風格更為多元化，除了社會主義寫實主義外，其他曾被否定的派別也可公開露面了。

(二) 音樂

提起俄國音樂，最先躍入人們腦中的大概就是柴可夫斯基（P. I. Tchaikovsky, 1840-1894）。他的芭蕾舞劇「睡美人」、「胡桃鉗」、「天鵝湖」，取材自普希金作品的歌劇「黑桃皇后」、「葉夫結尼·歐涅金」，及交響樂、小提琴協奏曲等，作品不僅多樣化，且動人心絃。事實上，俄國音樂除了柴可夫斯基此一名家外，尚有多人享譽世界樂壇。

俄國音樂起源於民謠，與俄羅斯歷史一樣，源遠流長。俄國的音樂史家一致認為，俄國音樂乃始於一八三六年在聖彼得堡演出的「沙皇的一生」（後易名為「伊凡·蘇沙寧」），作者為葛令卡（Glinka, 1804-1857），這也是第一部以俄國題材和調子寫成的音樂作品。

葛令卡的作品雖已有俄羅斯民族風格，但仍有義大利的影子。其後繼者則不屈不撓向一

個目標奮鬥，即是俄國歌劇或交響樂不僅要擺脫外國的影響，還要能充分運用自己的民間文學與宗教頌歌。其中最著名的當屬「五人小組」的音樂家——穆索爾斯基 (M. P. Musorgsky, 1839-1881，代表作有歌劇 Boris Godunov，展覽會之畫鋼琴協奏曲)；鮑羅汀 (A. P. Borodin, 1833-1887，代表作有歌劇 Prince Igor)；里姆斯基-哥薩科夫 (N. A. Rimsky-Korsakov, 1844-1908，歌劇 The Golden Cockerel)；[Е]拉基廖夫 (M. A. Balakirev, 1836-1910)；蘇伊 (C. A. Cui, 1835-1918)。

在柴可夫斯基逝世，及「五人小組」逐漸凋落後，新一輩的作曲家又接著出現。新一代音樂家中，有遵循舊有傳統的，亦有走創新路線的。最著稱的大概是史特拉汶斯基了 (I. F. Stravinsky, 1882-1971)，其最為人熟知的作品有交響樂「彼得與狼」，芭蕾舞劇「火鳥」。「十月革命」後，俄國音樂開始了新樂章。無疑地，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影響著音樂的創作。

一九一八年七月，列寧親自簽署命令，提出要加強國家音樂建設。此後，音樂學校、劇院等音樂機構都歸由國家統一管理。一九二三年，「俄羅斯無產階級音樂家協會」創建，蘇聯的音樂發展更傾向了教條主義與庸俗化。

二次大戰期間，蘇聯音樂家的創作主要反映與法西斯主義的鬥爭。六〇年代和七〇年代，音樂的風格、題材和形式有較多樣的發展，與國際間的音樂交流活動也增多了。

除了正統、古典音樂外，近年來蘇聯的搖滾樂與通俗音樂也頗為盛行，且獲官方承認。

在開放政策前，搖滾樂的發展有許多阻礙。而現在一些搖滾樂團不僅作公開演出，且能出國演唱、參與國外音樂會。一九八九年八月在莫斯科且舉行了一場國際搖滾盛會，全世界約有十億人透過衛星轉播觀賞此一演唱會。

(三) 舞蹈

蘇聯的芭蕾舞有將近二百五十年的傳統。一九四五年起，各加盟共和國都成立永久舞蹈團體，形成金字塔形的組織。目前在蘇聯三十二個城市中有三十四個舞團，而以莫斯科、列寧格勒（各有二個舞團）為其塔尖。這些舞團的編制小至只有四十五名舞者，大至擁有一百五十名舞者。舞者通常是在二十歲時畢業自國家舞蹈學校，而後進入舞團。

早期俄國芭蕾舞的發展全賴來自義大利、法國舞蹈家的教導，最著名的舞星則有巴夫洛娃 (Anna Pavlova) 與尼金斯基 (Vaclav Nijinsky)。而今日，蘇聯卻可稱得上是古典芭蕾的聖地。

古典芭蕾舞在「十月革命」後，並沒有像其他的藝術被視為是帝國頹廢的象徵，反而被視為是民族的資產而被妥善照顧。

今日，古典芭蕾舞的重鎮是列寧格勒的基洛夫芭蕾舞團 (Kirov Ballet)，它培養出了不少舉世聞名的舞星，如努耶瑞夫 (Rudolf Nureyev, 1938-)、瑪卡若娃 (Natal'ya Makarova, 1940-)、巴瑞希尼可夫 (Mikhail Baryshnikov, 1948-)。另一重鎮則是莫斯

科的波利修伊芭蕾舞團 (bol'shoy Ballet)。

(四) 戲劇

一七五六年，伊莉莎白女皇在聖彼得堡建立第一座公共劇場，每年並給予五千盧布的津貼，俄國才有真正的劇院出現。凱薩琳大帝時，劇場的發展更邁前一步，並且更大眾化。她創立了皇家劇院管理處（在其後近一百年中，此一管理處獨自控制了所有俄國的劇場）。

俄國較特別的是所謂的「農奴劇場」，約出現於十八、十九世紀之交。這種劇場是由富有的地主從其農奴中挑選可造之材予以訓練，使其在自設的劇場中表演。

除了硬體的劇場建設外，豐富的戲劇作品也使俄國的戲劇發展成果更為豐碩。第一位真正的俄國劇作家為豐維津 (D. I. Fonvizin, 1744-1792)，作品有喜劇「未成年」(the Minor, 1782)，至今仍在蘇聯劇場上演。而俄國的詩人與小說家也都曾寫下不朽的戲劇作品。如普希金的歷史劇「巴利斯·戈都諾夫」(Boris Godunov, 1825，一八七〇年首演)；萊蒙托夫的「化粧舞會」(Masquerade, 1835，一八六一年首演)；果戈里的諷刺喜劇「巡按史」(The General Inspector, 1836)；屠格涅夫的「鄉村的二月生活」(A Month in the Country, 1850，一八七一年首演)。

亞歷山大二世放寬了對戲劇的檢查制度，此時亦出現了俄國戲劇界最多變化的作家——奧斯特洛斯基 (A. N. Ostrovsky, 1823-86)。他一共寫了七十五部戲劇，最著稱於世的

是悲劇「暴風雨」(the *Thunderstorm*, 1859)。另外，契訶夫亦有傳世名作——「海鷗」(The *Seagull*, 1895-1916)、「櫻桃園」(The *Cherry Orchard*, 1904)、「萬尼亞叔叔」(Uncle *Vanya*, 1899)。高爾基 (M. Gorky, 1868-1936) 亦曾寫就廿部劇作，最著名的是「夜店」(The *Lower Depths*)。

「十月革命」後，國有化政策不僅使劇場的數目增多，亦吸引了更多的觀眾。一九一七年，俄國有二百五十家劇院，到一九三七年已增至五百六十家。

三〇年代，蘇聯的戲劇有多元的發展。莫斯科藝術劇院的生活劇表演深具特色。古典劇目的演出在當時亦占有重要地位。如「大雷雨」，或西方的作品，特別是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李爾王」、「奧塞羅」。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蘇聯戲劇界建立許多前線劇場，以為長期的勞軍表演。

戲劇在蘇聯文化領域中是一支可觀的隊伍。計有六百三十個劇院，四萬名演員、導演等工作人員。每年上演三千個新劇目，觀眾達一億二千萬人次。

改革政策亦為戲劇界帶來革新。一項由蘇聯文化部制定的改革方案中，決議自一九八七年一月起在八個加盟共和國的六十個劇院試行兩年的革新辦法。具體措施包括：(1)劇院有權決定上演的劇目，及決定付予作者的報酬。(2)廢除統一工資的傾向，對表現良好的工作人員給予額外津貼，可達工資的百分之五十。(3)劇院藝術委員會採行選舉制，其主要任務是解決創作和演出中的問題。(4)票價不再統一，劇院有權根據劇本提高或降低票價。